努尔哈赤的战争之道初探

——浅析“智巧谋略为贵”

朱 清 泽

清王朝的开创者努尔哈赤一向有“深于谋略，善于用兵”①之美称。他亲自指挥过古勒山之役、萨尔浒之役、沈辽之役等十多次大胜仗和数十次中小战斗，取得了辉煌的战绩，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高超的用兵艺术。他在阵中或用兵听政之暇，常向八旗将领指授用兵方略，还著有《训练兵法之书》②（又名《攻战之策》③），把中国古代兵法韬略与女真人口少、兵员缺诸特点紧密结合，创立了独特的以战争之道——以智谋取胜的军事思想体系。他说：“战争之道，贵在计谋”④。又说：“用兵则以不劳己，不顿兵，智巧谋略为贵焉。”⑤意思十分清楚，就是要求将领们不能依靠拼消耗去同敌人对阵，而是要用韬略去战胜敌人。笔者以为，“智巧谋略为贵”的命题，正是努尔哈赤战争之道（或曰军事思想）的核心和实质，它贯穿于努尔哈赤的戎马一生，并给后人以重要的启示。现结合其战争实践，试从五个方面加以浅析和探讨。

一、关于“伐大木”的“渐折”谋略

努尔哈赤起兵之初，只有“遗甲十三副”，力量很弱，即使他在费阿拉称王时（1587），其兵力只不过一万五千人。当时，除了海西女真（扈伦四部）和“野人”女真等继续与之“称王争长，互相战杀”⑥外，还有明王朝的统治、压迫以及明王朝支持的蒙古和朝鲜从两翼进行牵制。在强敌面前如何战胜自己的对手呢？努尔哈赤训导诸贝勒大臣说：“欲伐大木，岂能骤折，必以斧斤伐之，渐至微细，然后能折。相等之国，欲一举取之，岂能尽灭乎。”⑦他告诫八旗将领们，要学会：在对付一个敌对势力时，只能一口一口将之吃掉；在对付众多敌对势力时，只能一个一个攻灭；任何急于求成的做法都是行不通的。

努尔哈赤上述一番言论，是在攻灭乌拉的前一年（1612）说的。这既是对过去近三十年统一女真战争经验的概括，又是对以后的统一战争和攻明战争所制订的指导原则。在统一建州过程中，他是这样做的。在统一建州后，他首先击破饥困的近邻哈达部（1601），继之攻灭另一近邻辉发部（1607），进而砍伐稍远的乌拉部（1613），最后吞没强大的远邻叶赫部（1619）。在砍伐乌拉期间，先是通过军事、政治诸手段削弱对方势力，当时机成熟时便以武力攻灭之，前后历时二十一年（1593—1613）。他对“野人”女真的征服，历时三十一年（1596—1626年）。这些都经历了漫长的“渐折”过程，而不是“骤折”。他对蒙古的吞并，直到他儿子皇太极结束漠南蒙古的分裂、混战局面，如果从科尔沁部参加九部联军被击败算起，历时四十一年（1593—1633）的渐折过程。再如，他对明朝的战争，从发布“七大恨”开始，历经抚顺之役、萨尔浒之役、开铁之役、沈辽之役、广宁之役等大战，直到迁都沈阳，费时八年（1618—1625）。努尔哈赤这种建立在稳操胜券基础之上的“伐大木”的“渐折”谋略，虽然不能完全做到象他所设想的那样——“战争之道，是我们一无损失而获胜利”，但确实达到了稳妥、持重，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之目的。这种高明的战

略，是他“智巧谋略为贵”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他对中国古兵法以计取胜思想的运用和发展。此种“渐折”谋略的提出和实行，只有那些远见卓识，不贪近利的高明统帅才可能做到。

二、关于“恩威并行”的计策

努尔哈赤在统一战争中，一向十分强调要用“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⑨（亦即“恩威并行”）的计策去征服各部。后来他又运用此种计策去对付明军，同样收到了显著的成效。他所谓的“德服”，无非就是怀柔、拉拢、笼络、收买、分化、瓦解的代名词，是一种不流血的征服。他所谓的“兵临”，简言之就是战争解决问题，是一种流血的征服。在实施过程中，他又针对不同对象灵活变换、交替运用之。大体上有以下五种做法：

其一，用姻盟手段招附。如董鄂部的城防坚固，难以力取。努尔哈赤便将其首领何和礼请来，“加礼招致之”，还将长公主嫩姐嫁他为妻，后来何和礼成了辅佐努尔哈赤的“五大臣”之一⑪。再如对蒙古，努尔哈赤清楚地看出，明廷最害怕女真与蒙古联合，便主动地妥善处理双方关系。他不记科尔沁部两次出兵的旧仇，先后娶了明安贝勒、孔果尔贝勒的女儿为妻，不久，努尔哈赤把三弟舒尔哈齐之子图伦的女儿嫁给科尔沁部粤巴台吉为妻，随后双方盟誓结好，实际上是科尔沁归附了后金。另外，努尔哈赤还以嫁爱女、封官爵、给财宝诸手段，使喀尔喀五部二十七位首领化敌为友，并且举行会盟，誓表“同心合谋”，共对大明⑫。此真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⑬

其二，每逢攻城先招降。这对那些怯懦的守将具有较大的威慑和诱惑力。天命三年（1618）努尔哈赤重兵包围抚顺城，首先致书守将李永芳劝降。书中一面恫吓：“汝若战……必众矢交集而死”，一面诱惑：“汝不战而降，俾汝职守如故”，且“与我一等大臣并列”。⑭于是的李永芳在“恩威并行”之下终于开门迎降了。对拒绝招降者，努尔哈赤往往实行报复性打击。纳殷部七村民众在搜稳塞、革失二人带领下，固守佛多古山城，誓死不降。努尔哈赤下令把城内人员全部杀光，企图以此对其他守城者造成精神威慑。

其三，实行优俘政策。努尔哈赤多次强调：“凡俘获之人，勿去衣服，勿淫妇女，勿离异其匹偶；拒战而死者听其死，若归顺者，慎勿加诛戮。”⑮他不仅说，而且亲自实行。在攻打翁科洛城时，守兵鄂尔果、洛科二人射箭正中努尔哈赤头和颈部，拔出带肉两块。城破后，俘虏了这两个人，部下主张定要报箭镞之仇，而努尔哈赤却说：“彼为其主乃射我，今为我用，不又为我射敌耶！”⑯说后亲给二人解绑，并授以牛录官职。这种宽宏大量、以德报怨的做法怎能不使敌军动心呢？一批批敌军自动倒戈和归附努尔哈赤，是其优俘政策的必然结果。

其四，厚赏主动归顺者。东海女真虎尔哈部长纳喀达率百户来归，努尔哈赤特设盛宴款待，对为首者每人赏奴隶十对，乘马十匹，耕牛十头，还有四季衣物等。对其他来人也有不同的封赏。所以，许多人都感恩戴德，自愿留下做臣民，说：“汗（努尔哈赤）以抚聚部众为念，收为臣属，如此厚养，全未料及。”⑰据阎崇年同志著《努尔哈赤传》统计，仅天命十年（1625年）受到努尔哈赤厚赏的“野人”女真首领即达四百九十二人之多。可见，努尔哈赤对“野人”女真的征服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是与其厚赏政策有密切关系的。

其五，“恩养”一切归降者。努尔哈赤对各种情况下的归降者，包括大兵压境、刀置脖颈以及走投无路的来归者，都另行编户，“抚恤恩养”，最终变成后金的臣民。这样，既减

少了抵抗力量，又为八旗军储备了兵员，一举多得。

三、关于"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战法

努尔哈赤创立了许多新战法。其中，"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⑱是他对古兵法集兵破敌原则的创造性运用，是他"伐大木"的渐折谋略的具体体现。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和重创明军的几次重大反击战，都是巧妙运用此项战法的结果。

古勒山之役，已显示出努尔哈赤集兵破敌的高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九月，叶赫贝勒布斋纠集哈达、乌拉、辉发、蒙古科尔沁等组成九部联军，计三万余众（约为努尔哈赤总兵力的两倍），分兵三路扑向古勒山（今辽宁新宾县境），企图一举吞没建州。努尔哈赤却照常睡眠，"酣寝达旦"，⑲好象不以为然。其实，他事先已摸清了九部联军的组成、兵力、企图和行军路线，胸有成竹。他的夫人对此很不理解，误以为"是昏昧耶，抑畏惧耶"。努尔哈赤被推醒后说："畏敌者，必不安枕。我不畏彼，故熟睡耳。"⑳天明饭毕，他从容来到预定战场，对诸将说："来兵部长甚多，杂乱不一，谅此乌合之众，退缩不前，领兵前进者必头目也。吾等即接战之，但伤其一二头目，彼兵自走。我兵虽少，并力一战，可必胜矣。"㉑可见，他的战法是对准敌军数路中的一路"并力一战"，就是集中自己的兵力各个击破敌军之意，亦即"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战法。交战一开始，努尔哈赤便集中精锐，先打叶赫贝勒布斋，捉而杀之；随即转战其他头目，乘胜掩杀，大破九部联军，瓦解了九部联盟。古勒山大战的胜利，是努尔哈赤运用智巧谋略的一个杰作，是他的军事思想日臻成熟的一个标志。

天命四年（1619）发生的萨尔浒之役，是努尔哈赤在战争舞台上导演的最为精彩的活剧之一，是其集兵破敌思想和用兵艺术的典型。当时，明军号称四十七万大军（一说二十四万，实有十一万㉒），在辽东经略杨镐指挥下，兵分四路，齐指后金都城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老城），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但努尔哈赤的胆略是非凡的。他针对四路明军将帅不协、兵力分散、仓促出师和师期早泄等弱点，提出自己的对策，名曰"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只用少数军兵去牵制明军东、南二路，而集中八旗军全部精锐首先对付突出冒进的明总兵官杜松所率西路，在局部上形成优势，速战速决，当日予以全歼。旋即乘明军北路立足未稳，挥师大破之。继而命师南下，又全歼明军东路。五天内，大破明军三路，吓逃一路，以损兵二百人的代价换取了歼敌五万余人的辉煌战果，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集兵破敌的著名范例。

四、关于"审机宜，决进退"的用兵原则

努尔哈赤申明，用兵定要"审机宜，决进退"。㉓其实质，就是巧于选择、把握战机行事，亦即善于抓住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战机去攻击敌人。这是他对古兵法所说"兵贵乘人"原理的具体运用，是他连连获胜的重要原因。努尔哈赤在作战指挥上巧于选择、把握战机，大体上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乘敌将帅易人时。努尔哈赤在辽东、辽西地区同明军的几次重大角逐，都是乘了明军将帅易人、指挥失灵的情况下进行的。萨尔浒之役后，明军富有韬略的熊廷弼经略辽东，整顿防务，形势复振。但不久屡遭朝臣所劾，罢去，反以"用兵非所长"的袁应泰代之。㉔努尔哈赤便乘机发起沈辽之役，获得意料之中的大胜。因而，明熹宗也唉声叹气地说："熊

廷弼守辽一载，未有大失。换过袁应泰，一败涂地。”㉕很快复任熊廷弼为辽东经略，同时以王化贞巡抚广宁（今辽宁北镇）。但王化贞因为有兵部尚书张鹤鸣的袒护，拥兵十四万于广宁，不服从熊廷弼的指挥，使他“徒拥经略虚号而已”。㉖努尔哈赤探得此情后，发起广宁之役，又获得了预料的大胜。

二是乘敌内讧时。努尔哈赤深深懂得，敌人内部争斗之时，正是出师的良机。他攻灭哈达的时机，是选在叶赫与哈达相互拚杀、而哈达势力受到很大削弱之后。他对漠南蒙古的征服，是乘蒙古各部王公之间相互争斗、忽而联合、忽而分裂撕杀的时机，他分而治之，轻易地使其逐一归附。

三是乘敌转移攻击目标时。努尔哈赤所以能够在五年内胜利地统一建州，主要是乘明军集中力量攻打叶赫、哈达，没有把努尔哈赤的势力放在眼里的机会，悄悄实现的。如果追溯更早些年月，努尔哈赤的崛起，首先是借用了明朝镇辽大将李成梁与明代蒙古、女真诸部角斗之后造成的两败具伤的有利条件。

四是乘敌离开坚固营垒时。努尔哈赤深知：野战是八旗军之长，而攻坚恰是八旗军之短。他为了扬长避短，在作战时常常诱骗敌军离开营垒，在野外与之交战。他亲手制定的《遇敌野战之法》指出：若我众敌寡，则我兵潜伏于蔽处，少遣兵诱之，诱而来是中吾计。若诱而不来，则观其城邑之远近行之。远则尽力追击，在野外歼灭之；近则直薄其城，在城下歼灭之。这里都体现着扬长避短的原则。在沈辽之战中，努尔哈赤鉴于沈阳城垒坚固、易守难攻的特点，先派出轻骑在城下挑战。明总兵官贺世贤不知是计，匆忙率兵出城交战，此时八旗军诈败佯退，贺世贤又纵兵轻进，脱离了城垒，在野外陷入伏击圈，结果，中箭身死，所部溃败，城垒很快被攻破了。

五是乘敌由盛转衰时。努尔哈赤与明王朝之关系，几十年间，完全是随着双方力量的消长而逐步调整的。在他的力量弱小时，虽然对明军误杀其祖、父怀恨在心，但不过早地与明朝为敌，而且还一再表示“忠于大明，心若金石”。㉗他还曾八次亲到北京朝贡，㉘甚得明朝器重，先后被封为指挥使、都督佥事、左都督、龙虎将军等。可是，一旦时机成熟，便调转矛头对准明朝开战了。后来，他乘萨尔浒之役的胜利之威，同年六月克开原，七月取铁岭。在他取得攻占沈阳的重大胜利之后，第五天便对诸王臣说：“可率大兵，乘势长驱，以取辽阳。”㉙终于借沈阳作战胜利之威，于同月攻占辽阳。努尔哈赤不仅在战略上，而且在战术上都能善于审时度势，乘势长驱，扩大战果，确实表现了一个深于谋略、善于用兵的伟大统帅的本色。

五、广用哨探和间谍之手段

历代名将，谁人不知料敌之情的重要性。努尔哈赤也不例外。然他察知敌情之手段却比许多名将更加高明。

“倚哨探为耳目”㉚。这是努尔哈赤察知敌情的手段之一。每逢出师之前，他必先派出大批哨探。著名的古勒山之役、萨尔浒之役，在打响之前，他面对来势汹汹的大敌，为什么能够“酣寝达旦”、泰然自若呢？战争的结果，又为什么与敌人的预料相反呢？这其中的奥妙，就是在战场内外广用“耳目”，做到对敌情了如指掌。八旗军担任哨探者，不仅有一般的士兵、军官，还有贝勒的亲兵以及贝勒本人。《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在写到萨尔浒之役时，曾详细地记述了八旗军在各地的哨探一报、二报、再报敌情的情节，并且还记载了“大王

（代善）亲领从者二十人扮作小卒，前探消息的情况。可见，侦探在作战中的地位，在八旗军将帅的心目中是举足轻重的。

倚间谍为心腹。万历年间曾任兵部职方主事的茅瑞征说："奴酋（努尔哈赤）最工间谍"。㉛又说：《孙子·用间篇》所言用间的五个方面（即因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努尔哈赤"皆工用之"。㉜"依华（汉）人为腹心"、"依降将为爪牙"，㉝是其惯用手段。有的是长期潜伏，有的是临时派遣，有的是用金钱收买，有的是利用灾民作内应，还有的是利用降将的旧关系联络一批人为己用。在攻取辽阳之前，努尔哈赤仅是利用降将李永芳在明军中的旧关系，就收买巨族大户数十家作八旗兵军的内应。当八旗兵攻城时，城中内应按约期放火烧城楼，成了夺取该城的关键一着。在开原之役前，努尔哈赤的间谍摸清了明军将吏的昏庸、兵士的怯战以及主力部队外出放牧、城中空虚等军事机密，乘虚挥师围城，间谍开门内应．八旗军顺利夺占该城。曾任辽东经略的王在晋，在说到此事时感叹道："开原未破，而奸细先潜伏于城中，无亡失遗镞之费，而成摧城陷阵之功。奴（努尔哈赤）盖斗智而非徒斗力也。"㉞可谓一语破的，隐密昭然。

明军中有头脑的将帅，对努尔哈赤的哨探、间谍活动颇有警惕。宁远大捷，就是同袁崇焕的锄奸保密工作做得好有直接关系。但确有不少盲目轻敌的明军将帅，由于对努尔哈赤的哨探、间谍活动失去警觉，终于导致兵败身裂。努尔哈赤恰巧是乘了失去警觉的明军将帅之隙才取得了成功的。如同王在晋所说："奴酋最狡，善用奸细，我之动静，无不知悉。"㉟正由于努尔哈赤对敌情了如指掌，所以，牢牢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因而在作战指导上使主观和客观相一致，能够做到以小的代价去换取大的胜利。

---

①《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

②、⑤、⑮、㉓《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五。

③、⑫、㉙《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三。

④、⑧《满文老档·太祖》卷六。

⑥、⑨、⑩、⑯，⑳、㉑《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

⑦《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二。

⑪《清史稿》卷二百二十五，《何和礼传》。

⑬《孙子兵法·谋攻篇》。

⑭、⑱《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

⑰《满文老档·太祖》卷七。

⑱《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一，辽左兵端。

⑲魏源《圣武记》卷一。

㉒李鸿彬《论满族英雄努尔哈赤》记为"十一万余人"；李广廉等《萨尔浒战役双方兵力考实》记为"十万人左右"，阎崇年《努尔哈赤传》列举十余种说法后认为"十万余人"。

㉔《明史》卷二百五十九《袁应泰传》。

㉕《明熹宗实录》卷九，天启元年四月癸酉，

㉖《明史》卷二百五十九，《熊廷弼传》。

㉗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上），第二百一十页。

㉘阎崇年《努尔哈赤入京进贡考》（载《清史研究通讯》1983年2期）。

㉚、㉛、㉜、㉝《东夷考略·建州》（载潘喆等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

㉞、㉟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一